

兩個青年的悲劇

傅東華譯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日初版

兩個青年的悲劇

譯者

傅東華

發行

大江書鋪

上海狄思威路九七三號

實價大洋七角五分



本書譯者的其他譯著：

1. 青鳥（譯，四版）
 2. 詩之研究（與人合譯，五版）
 3. 詩學（譯，再版）
 4. 社會的文學批評論（譯）
 5. 近世文學批評（譯）
 6. 文學之近代研究（譯，即出）
 7. 文學常識（著）
 8. 李白與杜甫（著）
 9. 奧特賽（譯，即出）
 10. 失樂園（譯，印刷中）
-
11. 比較文學史（譯，即出）
（以上商務印書館出版）
 12. 詩歌原理 A. B. C.（著）
 13. 文藝批評 A. B. C.（著）
 14. 人生鑑（譯，印刷中）
（以上世界書局出版）
 15. 參情夢及其他（繙譯詩歌集）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16. 新俄小說集（譯，即出）
（以上文學週報出版部出版）

盧那卡爾斯基著 魯迅譯

■ 藝 術 論

實價六角五分

是藝術理論的建設上一部不朽的名著，從它出來之後，我們方纔看見了基地着實的新美學。它是科學的新美學的最初的嘗試，也就是最初的成就。

波格達諾夫著 施存統譯

■ 重 版 經 濟 科 學 大 綱

實價一元四角

波格達諾夫是一個博學多能的人，但做他的各種學問的基礎的，却是他的卓越深入的經濟學說。這書與他的社會意識學大綱同爲世界上不朽的名著。

陳望道 施存統合譯

■ 社 會 意 識 學 大 綱 (上)

價 實 六 角

這是波格達諾夫傾倒了他的博學在說述藝術，科學，宗教，道德等一切文化的名著。上卷從太古文化講起，到封建文化爲止。中有精緻插圖多幅。

陳望道 施存統合譯

■ 社 會 意 識 學 大 綱 (下)

實 價 七 角

本卷承上卷接講個人主義及集團主義的文化。擬視現實，瞻望未來，儘有獨到之處。筆力始終不懈。卷末附有全書索引，亦便檢查。

L. A Richards 著 傅東華譯

科學與詩歌

本書作者對於唯美，形式，直觀諸派的學說都認為渺茫難信，而主張以文藝給與人的經驗的價值為批評的標準。這書便是闡明此種學說的入門書。

卡本忒著 郭昭熙譯

愛的成年

這是卡氏 *Love's Coming of Age* 的全譯。與倍爾爾婦女與社會，並為世界婦女論底雙璧。而較之倍氏底現實的科學的則為理想的而有詩意的。

陳望道著

修辭學發凡

本書以藝術的敏感和科學的謹嚴，將古來修辭現象作有系統的新的處理。如果說馬氏文通是中國文法的母親，那這便是中國修辭學的母親了。

瑪察著 馮雪峯譯

現代歐洲的藝術

這是一本從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立場，論現代歐洲底新藝術的一切流派及一切傾向的唯一的一書。這書可以明白未來派，立體派，表現派，新原始主義，構成派，純粹派，踏主義，同時主義，行動主義，頂點主義等藝術，及其立場之正確及材料之新穎。此書之出，人們嘆為藝術學界之一事件，如盧那卡爾斯基，弗里采等甚至特別為文讚揚他。全書十二萬字，並插有未來，立體，表現等新派作品多幅。

上海 九思七路 大 江 書 鋪

書叢學科化文

文化科學叢書(一)

言語學概論

安藤正次著 陳颺道譯

文化科學叢書(二)

美術概論

森口多里著 豐子愷編譯

文化科學叢書(二)

神話學概論

西村正次著 謝六逸譯

本書的作者爲日本言語學界的權威，從前在早稻田大學主講言語學多年。內容將複雜錯綜的言語學，解說得有條不紊，簡潔明瞭。敢說在同類性質的書籍內，要算這一部最能引人入勝。閱後對於言語學的整個智識，不勝不索解。言譯者現在用精巧的文筆，來編譯此書。言語學在我國便開花了。

凡鑑賞美術或翻閱美術史的人，必應先懂得「美術是什麼？」本書對於「美術」一語會下明晰的解釋，在前篇內，從各方面考察「創造的形體」之美術的本質，在後篇，研究「社會現象」的美術，最後則論美術的鑑賞與批評。實爲一本最完美的美術概論，對於有志於美術的人，有極深厚的幫助。譯者研究美術有年，現在來譯這本書，可謂相得益彰了。

這是一部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將神話學的意義，鉅著。內容，並起源，研究，實例，特質，一，

上海 狄九 思七 威三 路號 大江 書舖

狄思威路
九七三號

號三七九

大 江 書 鋪

看！短小精悍的文藝理論小叢書，
破天荒地在我國文壇上出現了！

文藝理論小叢書

■ 文學及藝術之技術的革命（重版）

平林初之輔著
陳望道譯

實價一角二分

■ 現代新與文學的諸問題

片上伸著
魯迅譯

實價二角

■ 藝術簡論（重版）

青野季吉著
陳望道譯

實價一角五分

■ 文學底作者與讀者

片上伸著
汪馥泉譯

■ 文學之社會學的研究（重版）

平林初之輔著
方光蕪譯

實價一角五分

上海

狄思威路
九七三號

大江書鋪

目 次

兩個青年的悲劇(哈代).....	三
遷士錄(高爾斯華綏).....	五三
南風(安丟貝蒲薩).....	八三
革命的女兒(約翰李特).....	一三九
資本家(約翰李特).....	一六九
恫嚇(皮康).....	一八五
桃源過客(奧亨利).....	一九七
奇事的天使(愛倫坡).....	二一一
珍異的片屑(傑克倫敦).....	二三一

兩個青年的悲劇

傅東華譯

兩個青年的悲劇

英國哈代作

村童的叫嚷聲和客店門前一班遊手的斷續笑聲相伴，由窗口傳入，而哈波羅姓的兩兄弟兀是用功不輟。

他們坐在磨作工頭家的一間臥房裏，正在念誦未經師授的希臘文和拉丁文。卻並不是什麼荷馬的戰爭故事，什麼亞各遠征隊的航遊故事，也不是什麼齊白斯族遭劫的故事，使他們讀得這樣津津有味，不忍釋手，他們所用功的是希臘文的聖經。彼時正是全副精神都貫注在一篇充滿習語的不易索解的致希伯來人書上。

中伏的殘陽已照在低壓斜披的天花板上，大楊樹的影子搖曳掩映，彷彿一隊陰兵在那裏操演。此時從那曾收入遠處喧囂的開着的窗翼傳進近在咫尺的一個人的聲音。這人便是他們的妹子，一個十四歲的美貌女孩，站在底下院子裏。

「我能看見你們的頭頂哩！老登在家裏做什麼呀？我不願意你們跟那些街上的孩子出去，還是來跟我玩罷！」

他們覺得她這時候不應該來打擾；因而用幾句冷淡的說話將她打發走。她失望而去了。一會兒又聽見屋旁有一種沉重的腳步聲音，弟兄倆中的一個便擡起頭來。「我彷彿聽見他來了！」說着，眼睛注在窗上。

一個穿着鄉下舊式買賣人穿的淡櫻色衣服的男子，搖幌着從牆拐角轉過來了。那阿哥一見便生氣，推書起立，走下樓來。阿弟却仍坐着。幾分鐘之後，阿哥又進房來了。

「羅莎見他沒有？」

「沒有。」

「誰也沒有見他嗎？」

「沒有。」

「你怎麼對付他的？」

「他現在在草棚裏。我好不容易，才將他弄進來，現在睡覺了。這就可見他的不用心了！磨作主人甘基的石頭沒有替他打好，鋸木廠裏的大輪子又等着新的翹板，是那些窮苦人的車籬兒也都沒有替他們打呢。」

「我們這樣苦用功有什麼用處呢！」那阿弟這樣說；說着將鄧弟根字彙拍的一下蓋了。『唉，我們假如能把母親的九百鎊保存着，現在多麼好呢！』

「可不是嗎！母親當初把這筆款子看得多麼鄭重！她本想給我們一人四百五十鎊的。我想我們若有這筆款子，早已不必用這種苦功了。」

這所謂「九百鎊」的喪失，是他們兩兄弟最痛心的一件事。這是他們的母親勤勞刻苦積起來的一筆款子。她本來也有一點遺產，再加上把經手的款子一點點的刻扣起來，

才得此數。她的志願是想把兩個兒子約蘇亞和柯奈利送到大學裏去讀書，因為她聽見別人說，要在大學裏讀畢業，能夠節省一點，每人四百五十鎊也就夠了；而她的兩個兒子，她曉得是會省節的。不料他們還沒有到進大學的時候，她因為刻苦過度，先一兩年就死了；那筆款子因而落在父親手裏，差不多已經散盡了。款子既盡，兩個兒子在大學得學位的一切機會和希望也就化成畫餅。

「我想起這件事，簡直要叫人發狂，」阿哥約蘇亞這樣說。「如今我們在這裏這樣瞎碰亂撞的死用功，最高的希望也不過在國民學校裏當幾年教員，即許進得神學專門學校去，後來領牧師憑照也叫人瞧不起。」

阿哥的這種忿怒映在阿弟臉上的却只有一種黯然的神情。「我們即使制服上沒有大學畢業生的徽章也一樣可以傳道的，」阿弟這樣聊以自慰的說。

「傳道末——固然，」約蘇亞微微皺着嘴道。「可是我們不能陞級哩！」

「我們盡力做去罷，祇要加苦用功就是了。」

約蘇亞便不說話，兩人重又埋頭在書裏了。

這一種慘澹情形，都是那時正在草棚裏打穀的那個磨作工哈波羅造成的。他雖則性情向來放蕩糊塗，卻曾經是一個很紅的磨作工頭，及後來染上厲害的酒癖，從此生意便一天一天的衰敗了。磨房的輪子都找別人去做了，向來有兩班工匠的，如今只剩一班了。每到禮拜六，工匠的工資也有些支吾不過去了。雖則人數已經減得多，卻還都閒着沒事做。

太陽漸漸的低墜終至不見了，村童的叫嚷聲停止了，那兩個苦學兄弟的房間已被黑影籠罩了，外面一切景物都沉浸在岑寂裏了。此時的磨作坊幽靜的藤蒙的牆壁裏，兩個熱心青年胸中的大志正在蓬蓬勃發，外面人有誰得知呢？

自此數日後，兩弟兄離開了他們生身的村莊到一個小學教員的養成所裏去做學生了，預先已經將他們的小妹羅莎送到一個儘他們的力量支持得起的好學校裏去讀書。

二

從火車站到省城的路，有一個穿着半牧師制服的人在那裏走。他一面走一面拿着一本書報用心的讀，祇偶然抬起頭來看看是否走錯路或閃避往來的行人。此時凡是見過磨坊裏那兩個學生的，必能認識這個走着讀書的便是其中的一個，約蘇亞·哈波羅。

此時他臉上的少年盛氣已經化作成人的果斷神情了。他的天性已漸漸的流露到臉上來了。我們從他臉上的神氣便可見得他對於自己的事業一天關切似一天，也可以斷定他除開自己的前程外別的什麼都不管。他的志向確乎是高遠得很，然而頗曉得按步就班的做，不至流於迷妄；因此他心中有許多計畫都是向來人不會實現過的。

他一向來的遭際倒都還順手。當小學教員不久，便有人介紹他到一個離家鄉很遠的教區的監教那裏去。那監教當他是一個可造的青年，便把他留下。他此時在那教區的

神學學校裏已有兩年，不久便要授牧師職了。

他進了城，轉入一條小街，跨進一個院子，一路上捧着書讀來，及至踏進那個院子裏的穹門，這才將書放下。環那穹門寫着「國民學校」幾個字，那門柱上的石頭已經磨陷——這是祇有學校裏的小孩子和海洋裏的波浪才磨得陷的。一會兒他已在學生的唱歌聲裏了。

他的兄弟柯奈利便是這裏的教員，此時正拿着教鞭指點着歐洲的海角，見他阿哥來到，便放下教鞭迎上前去。

「那就是他的哥哥約蘇亞呢！」第六班裏的一個孩子輕輕地說。「他馬上就當牧師了。現在還在學校裏。」

「聽說哥奈等積蓄起幾個錢也要去當牧師的，」另外一個孩子說。

約蘇亞和他的兄弟好幾個月沒有見面了，此時和他相會，寒暄之後，柯奈利便談他自己教授地理的方法。